

A5

2024年12月14日 星期六
理论评论部主编 责编 杨帅 美编 张江 校对 马曼婷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报料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薛舒彤 图/受访者提供

黄漪夏(左)与收纳团队成员在整理客户的衣柜

整理收纳师黄漪夏： 每一个生活空间都充满故事

壹

偶然间“梦想改造”

四散的家居用品、零落的玩具摆件、堆叠的衣物，是许多都市人群家中的常态。随着人们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对专业收纳服务的需求也逐渐产生。近年来，整理收纳师这一新兴职业在相关城市崛起。今年4月发布的《2023—2024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接受过职业整理师培训的人员总数超过7.3万。

今年39岁的黄漪夏是活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名整理收纳师。从清点客户家中的物品、将它们逐一分类，再到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将物品按照生活活动线进行合并归位，她的收纳工作总能让客户家中焕然一新。“不是装修，但胜似装修。”黄漪夏笑着说。

从业四年，黄漪夏服务了上百位客户。她不喜欢用各式各样的收纳用品把客户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认为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在收纳时，她会首先考虑客户自身的需求，尽量“物尽其用”，用客户家中的旧材料改造成新的收纳空间。“所以最后我们变成了一个大管家或是生活规划师，参与到他们生活的规划中了。”黄漪夏说，“一次整理收纳，就是一次帮助客户思考梳理内心的过程。”

贰

一个空间就是一个故事

入行4年，黄漪夏在形形色色的收纳工作中体验乃至规划着客户们各式各样的生活。

许多客户常常在整理收纳工作完成后，希望她可以搭配一些软装，让家中各个部分的风格更加协调，比如选一个桌布，或者摆一盆花等。黄漪夏笑着：“所以最后我们变成了一个大管家或是生活规划师，参与到客户们生活的规划中了。”她认为整理收纳师的价值就在于此。“这是别人做不到的，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收获了客户的信任。”

她也曾为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阿姨整理房间。这位阿姨因为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因而需要将储物间改造为用于起居的房间，方

代。”

黄漪夏的第一个客户是她以前的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同事。这次收纳工作让她意识到收纳不只是梳理空间，更是帮助客户梳理内心的过程。这位前同事上班时是一位正装凛然的行政人员，而下班后则为了舒缓压力玩起了cosplay，但她常常因找不到相应的衣服和配饰感到烦躁焦虑。黄漪夏帮助她把衣帽间做了一次彻底的整理，把同风格袖套、配饰都成套地挂好，这让那位同事的心情好了许多。

“对她来讲，其实这一次整理有点像行为治疗。”黄漪夏说，心理治疗中有一种建议方法是整理自己的物品，让自己剥离焦虑、抑郁的情绪。“她找了我们代劳，但这个过程中她也在思考和参与。”一个整洁、有序的空间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一个好的结果直观地呈现在眼前时，“不必告诉她如何去调整心态，她也不会再因此产生烦躁或抑郁的情绪了”。

委托人的每一次满意评价，都让她对这一份工作的热情更高涨一分；每一次的整理收纳，也都让她觉得过往的每一点工作经验都是有价值的。了解沟通客户需求、洞察市场、宣传拍摄、动手改造、媒体运营……黄漪夏说，整理收纳看上去和以前的行业完全不一样，但又是展现自己各个方面技能的一个综合载体。

叁

过度收纳是一种浪费

“过度收纳”，黄漪夏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收纳提倡的是‘物尽其用’。过度使用收纳用品，花很长时间进行不必要的打包，是对时间的浪费，也是非常不环保的行为。”黄漪夏常利用客户家中现有的材料实现环保型整理，比如把闲置的画框改造成简约实用的首饰盒等。

黄漪夏由衷希望大众可以享受通过收纳整理带来的“有序”感。“我觉得首先要从影响我身边的人开始，其次是多走出去跟社区合作。”暑期时，她给爱心托管班的小孩子上课，培养他们收纳整理的能力；闲暇时，她也常常做一些公益性讲座沙龙，与就业驿站合作，让技能培训走进社区。

如今，不同群体都已经看到了整

便丈夫照顾她。阿姨生病前喜欢跳舞，一看到连衣裙便心情很好，再加上丈夫不懂得衣服的搭配，考虑到这一点的黄漪夏，果断将衣柜的短衣区改成了长衣区，用来挂连衣裙。

“她先生帮她换衣服的时候，只需要套一条裙子上去就好了。”她分析道。“而且衣服晾干直接连着衣架挂回去就可以了，这让他有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后来阿姨离世，她的丈夫仍保持着原来的衣柜布局不动。“阿姨的裙子继续摆在那里，阿姨说她好像没有离开过。”把衣柜层板拆除，将衣物分区规划，一次整理却让生命的光彩得到延续。这样的互动案例，让黄漪夏更加坚定了这份职业的意义。



黄漪夏在给小朋友授课

叁

理收纳师这个职业，自媒体上也有很多人分享收纳技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不太想做更多同质化的内容，但是我希望去做一些有特色的分享。”黄漪夏说，“我可能更关注个人成长这一块，所以我希望把心理跟整理结合起来。”无论是她同事的案例，还是阿尔茨海默病阿姨的案例，都让她深切感受到整理所带来的心理力量，而她也想把这股力量分享给更多的人。

“因为我做了整理收纳这件事情，以前相识的人们重新看见了我，我又重新跟他们产生了深度的链接。”整理收纳让黄漪夏找到了“可以成为一份事业的那种热爱”，也让她不知不觉深入到了最初理想中的民生生活。

中国是全球视障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23年，中国有超过1700万视力障碍人士，约占全球视障人口数量的18%。在日常生活中，视障者需要面对无数细小琐碎却无可避免的困难：衬衫的颜色是什么？碗柜中的食物有没有过期？体温计的度数是多少？

一款Be My Eyes软件致力于为视力残障人士解决这一问题。这款应用软件诞生自丹麦人汉斯·约根·维伯格的一个想法，即通过视频通话将视障者和明眼人连接，让后者通过镜头指导前者，解决生活中的琐碎麻烦。

截至目前，Be My Eyes覆盖了超过150个国家，拥有超过74万盲人用户和820万明眼人志愿者。记者联系到数位来自中国的盲人用户和志愿者，聊聊这款软件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你是我眼”

一款手机软件连接起盲人和明眼人的世界

万一能帮到别人呢

电话铃声刚响起，武秋怡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注册成为Be My Eyes的志愿者已经三年，这是武秋怡接到的第二个电话。机不可失，她知道，只要犹豫几秒钟，这通电话就可能被另一位志愿者接走。在Be My Eyes的社区中，盲人用户的数量是74万，志愿者数量则超820万，比例超1:10。

电话那头是一位男士，请武秋怡帮忙看看一袋火腿肠有没有过期。武秋怡有些紧张，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不过她很快稳定住情绪，指挥那位男士不断移动镜头。五六分钟后，武秋怡看到了印在包装袋侧面的生产日期并告知男士结果。伴随一声“谢谢”，电话被挂断了。

“成功帮到别人，一天的情绪都好起来了。”武秋怡像中了彩票一样，心情激动。武秋怡热衷公益，在线下参加过助残活动。不过她很难经常拿出整段的时间去参与志愿服务。Be My Eyes给了她一个新选择——只需接一个电话，就能帮助万里之外的陌生人。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的统计，约有12亿人患有某种视觉障碍，其中至少4300万人是盲人，至少2.38亿人是低视力。而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2023年的数据显示，全球54%的人口（即约43亿人）拥有智能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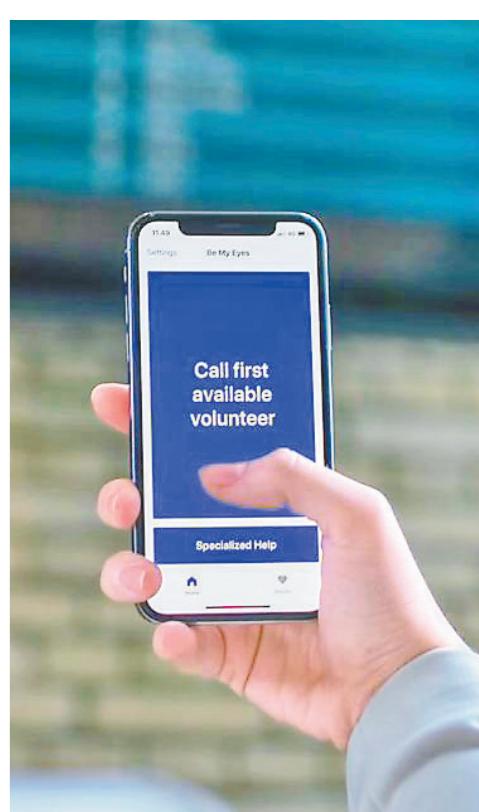
Be My Eyes成为了一座桥梁，通过已经普及的智能设备和移动通信技术，连接起盲人和明眼人的世界。事实上，Be My Eyes的创始人汉斯·约根·维伯格本身就是一位视障人士，他了解到许多盲人在需要帮助时，常通过视频聊天软件向家人或朋友求助，受此启发，维伯格和合作伙伴开发出了Be My Eyes软件，并于2015年正式上线。

最开始，维伯格担心是否有人会愿意抽出自己的时间帮助完全陌生的人。但在软件上线的最初24小时内，注册志愿者就超过了1万人。近10年后，志愿者数量已

达820万人，这超出了维伯格最初的想象。

今年29岁的王曦悦同样是820万志愿者中的一员。2022年6月，王曦悦注册成为志愿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都未接听到任何电话，以致她都忘记了手机里还有这么一个软件。直到快一年后，王曦悦接到了求助，一位男生请她帮忙看看蓝牙耳机是否充上电。这只是一件小事，但王曦悦很满足，“超级开心能帮到别人”。

这两年里，王曦悦换过手机，不过Be My Eyes始终在她的应用列表中。武秋怡同样如此，“我换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Be My Eyes，万一能帮到别人呢？”



该款软件应用场景 图/Be My Eyes 官网

一种新的可能性

犹豫十几秒后，王春焱终于按下了拨打键。

今年30岁的王春焱是一位盲人歌手，她最开始下载Be My Eyes是为了软件附带的拍照识图功能，此后才了解到志愿者的存在。今年10月，在王春焱独自坐电梯时，她无法找到对应楼层的按钮，而家人又不在身边，王春焱决定试一下Be My Eyes。

在拨号界面，王春焱犹豫了。“对面接电话的人会是谁？他真的愿意帮助我吗？”思量过后，王春焱还是鼓足勇气拨通了电话。一个温柔的女声响起，谈话顺畅，王春焱也放松下来。在问题解决后，王春焱连说了四五声“谢谢”。

前几天，王春焱发烧了，体温计上的数字很小，快60岁的妈妈也看不清，王春焱再次选择向志愿者求助，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她从容了许多。手机很难拍清楚体温计的数字，她在志愿者的指挥下反复调整位置，最终将体温计对准天花板上的吊灯，对方才看清楚温度。

王春焱感谢对方的耐心，她会暗自不好意思。“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扰别人真的好吗？”而当她将自己的两段求助经历发在社交平台上后，评论区的声音打消了她的顾虑。“拜托你一定要多用，注册四年了还没接到过电话”“一定要找志愿者，我们

都在抢着接电话”，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自己，王春焱感到踏实。

线上的即时性关系，也是Be My Eyes独有的特点之一。由于太多琐碎复杂的小事需要别人帮忙，盲人们往往羞于对身边的朋友或同事开口请求帮助。而Be My Eyes上的志愿者都是自愿来到这里，他们乐于帮助他人，万一临时有事，电话也会直接给下一位志愿者，这种帮扶模式可以极大减轻盲人用户的心理负担。

阿坡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由于脑瘤手术的后遗症，他的双眼几乎失明。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了解到Be My Eyes这款软件。在大多数时间中，阿坡待在自己的家里，偶尔和父母结伴下楼散步。阿坡期待着自己可以独立出行的那一天，他觉得Be My Eyes或许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对于盲人来说，一种新的可能性至关重要。许多盲人表示，Be My Eyes可以帮助他们更加独立。来自美国的盲人肖恩不愿做“别人有义务帮助的盲人”，他选择使用Be My Eyes以在校园中导航，这让他感受到“真正的独立感”。来自伊朗的盲人用户阿米尔则认为，只要Be My Eyes在自己的手机里，就意味着“全天候的援助”。“每当我需要帮助时，知道有这么一个选择，会让我感到非常安心。”

善良和爱是双向的

“有时我真的很怀疑我在帮助谁，因为志愿者们也对参与这些微小但很重要的事感到非常兴奋。”维伯格在一次采访中说。

Be My Eyes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让求助者和施助者双方共同感受人间温情。曾有一位视觉障碍的新娘在婚礼前打电话给志愿者，请他帮忙看看自己穿婚纱的样子，而更多的交流则像“这是你的白衬衫，你看起来很棒”“谢谢你的帮助，祝你今天愉快”，简短的对话中充满善意和爱。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善良是盲人能看见的语言。

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乌托邦。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论是盲人还是志愿者，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使用Be My Eyes的过程中遇到骚扰、诈骗以及言语暴力等侵害行为。多位盲人受访者告诉记者，在Be My Eyes申请成为盲人用

户并不需要提供病历、残疾证或任何证明身份的材料，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成为“盲人”。

阿坡认为，Be My Eyes平台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缺位，这或许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人使用这款软件的意愿。比如在社交平台上，有多位志愿者反映遇到了一位疑似假装受伤，并要求志愿者向其转账捐款的“假盲人”。根据Be My Eyes官网的介绍，用户在遇到骚扰后可以选择结束通话并举报，Be My Eyes致力于建立真实和亲密的联系，不容任何不当行为。

在武秋怡看来，如果有志愿者因为这些不当现象的存在而产生顾虑是很正常的。不过对她来说，哪怕有这种担心，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接听电话。“我相信这个软件的大部分都是善良的人，我不会因为可能不到1%的坏人放弃99%的好人。”